

编前语

清明时节,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本报副刊策划推出“我们的节日·清明节”特辑,以诗词和随笔的形式,深切缅怀逝去的亲人,寄托绵绵哀思。让我们一起,用心感受这

些文字背后的情感与力量,珍惜与身边人的每一刻相处。同时,也激励我们以更加积极的心态,去面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,让生命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## 清明时节草香浓

□ 张元丽

周末,带着女儿沿着农庄,施施而行。漫步于油菜花盛开的田野,阳光斑驳,花香袭人。女儿欢快地在花丛中穿梭,或藏匿,或惊蝶,一幅生动纯真的画卷。清明时节,本应雨纷纷,但今日天公作美,晴空万里,让人忍不住想要与大自然更进一步亲近。

“妈妈,这里的油菜花怎么那么小呢?”女儿的好奇声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只见杂草丛中,点缀着点点黄色的小花,与周围的绿草交织在一起,宛如一块黄绿相间的地毯,别有一番野趣。

我凑近一看,噢,这不是小时候外婆用来做青团充饥的清明草吗?没想到时隔多年,竟在这田野中与它邂逅。我摸了摸女儿的头脑解释道:“它不是油菜花,而是清明草,是一种可以食用的野菜,小时候生活困难时,还是我们饱腹的“口粮”之一呢,而且它还能做出美味的青团子哦!不如我们也摘一些回家做青团子。”女儿点头,和我一起精心采摘鲜嫩的清明草。

其实,小时候在农村,家家户户就有清明“吃青”的习俗。清人顾景星在其《野菜赞》也提到了鼠曲草:“三月生,叶如鼠耳,和米捣作饼。北人寒食尚之。”说的就是在清代北方还存有吃食鼠曲的习俗。南方食用鼠曲草的民风至今不改。《本草纲目》也曾记载:“鼠耳,言其叶型如鼠身,又有白毛蒙茸似玉。”因此,清明花又叫鼠麴草,属于一年生的菊科植物。古人还很喜欢吃,鼠曲草做菜,自古有之。南北朝时期记录风物故事的笔记文集《荆楚岁时记》中曾记

录:“是日(三月初三),取鼠曲菜汁作羹,以蜜和粉,谓之龙舌样,以及时气。”我想正因为有了清明草的独特美味,才会让这个凄清的节日有了另一番意蕴。

我们将采摘的清明草带回家,回忆着儿时外婆做青团子的步骤,洗净泥沙后,将清明草剁得细细的,与糯米粉拌在一起,加水揉成面团。女儿玩得不亦乐乎,像捏橡皮泥似地将面团揉捏得可爱圆润,白乎乎的面团一下子换上绿衫,女儿大呼:“我的白团子变身了!”我又准备了一些女儿爱吃的肉松、红豆沙、蛋黄等作馅,搓成小圆球,在锅里加上适量的水,放进蒸笼里煮。

打开锅盖的瞬间,在氤氲的雾气里,油绿如玉的清明团子,染上春的春色。清明团子闻起来没什么特别的香味,可吃在嘴里,糯糯绵软的感觉,每一口都是山野的清香。“妈妈做的青团真好吃!以后每年我们都做青团好不好啊?”看着女儿开心的模样,我不禁想起去世多年的外婆,其实外婆做的青团才最好吃,或许是在清明这特定的时节常吃的缘故吧,每逢清明,外婆都会亲手制作青团给我们吃。

如今,外婆虽不在我身边,我也好久没尝过青团,但她的爱一直在啊!我想,以后的每年清明,我一定会坚持带着女儿做青团,这既是对外婆的一份缅怀,也是给女儿的一份爱的传承。

清明忆草香,不仅是对美食的回味,更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。让我们珍惜这些美好的回忆和情感,将它们传承下去,让后人也能感受到这份独特的文化魅力。

## 最忆姑父在清明

□ 周天平

清明节又至,想起姑父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,眼泪不禁簌簌地掉下。

姑父重病期间,我来看望他。我坐在他的床沿边,看着被病魔无情折磨的姑父,我的泪水涌了出来。姑父已经十多天不吃任何东西了,他很想念我,而我又似乎很忙。我总认为,我的姑父能挺得住的,即使拄着拐杖,屋前屋后走走,他是能一直这样的。没想到这回病情变化得这么快:人已不能下床,说话已不清晰,前言不搭后语,唯有耳朵还能听见我们在说什么。长期卧在床上久了,浑身都感到酸疼。我于是帮他按摩,原来,他那曾经壮硕的体格已是骨瘦如柴了。他说,摸重了,疼!我放轻了点,眼泪又禁不住涌了出来。他还在有一答没一答地问我在工作,是不是放假了?还问到我的孩子们工作学习的情况。我的姑父,在没有得病之前,是时刻关心着我家的一家的,现在,他已经病到了这个地步,仍是这样。我的心里好酸、好疼!曾经的一幕幕又浮现眼前。

记得我读小学时,学习用书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小学生必读》,这两本厚书是姑父买给我的,我摸着书包里这两本红色胶封面的书,心里就舒服,就感到骄傲,因为其他同学都没有,只有我有。那时,我的姑父在县城的大市场里做菜生意,这是他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里给我买来的。红红的封面,厚厚的书,崭新的书页里散发着油墨的书香味。

那一次暑假,我去姑父做生意的地方玩,听说那里有一种像放电影一样的电视机。晚上,在我姑父租住人家的院子里,我看到了那比收音机要大得多的电视机,黑白的人影,发出声音,看的正是最流行的《霍元甲》。电视里那些武打的镜头,又一一地在脑海里浮现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也热得很。姑父于是给我用芭扇扇风。第二天他又早早地去市场里做生意,同时也带上了我。直到现在,我记得那市场里的西红柿又圆又红又大!中午,他带我去餐馆吃饭,

我从来没有下过馆子,馆子里的菜真多啊!糖调花生米、青椒爆黄鳝、卤猪头肉,至今舌尖上还留有那时的味道。

那时的姑父多么年轻啊!那时的我多么快乐啊!其实,这段日子里,最令我高兴的事是:到新华书店里去买小人书,就是连环画。记得姑父给我买了很多本,我就坐在姑父的菜摊子前看这些连环画,旁边卖菜、买菜的人看了,都说,这孩子真爱学习,我心里更是美滋滋。

后来,我到中学读书,姑父经常来看我,他每次骑自行车来,都要给我送来美食,说我读书辛苦,要增加营养。一年又一年,直到我读完中学,进入高中。

我到村小教书后,到了插秧、割谷的忙季,只要捎一个口信给姑父,他就匆匆赶来。我姑父总是把自己家里的事放了,来给我家帮忙。他总是说,这口袋太重了,你弄不动;他总是说,你安心教你的书,这事我来做;他总是说,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,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,不要累坏了自己。他总是怕我们做多了劳力,他总是怕自己做少了抢着做。别人都羡慕我说,只有你家的姑父就好。是啊,这就是我勤劳善良的姑父!

他不仅是对自家孩子好,对我们也如同己出。我们总是喜欢到他家里去玩,我们只要一出去,他就到街上买来好多好吃的菜,摆了满满的一桌子,还说,没什么好菜招待之类的客气话。这就是我的姑父,这么疼爱我们的姑父!

然而,这么一个好人却要遭受这般厄运!姑父是不舍的,他舍不得自己的亲人,他舍不得经常劳作的田地,舍不得刚刚来准备过的好日子。他舍不得酒坛里的酒,他舍不得衣兜里的烟,他更舍不得天来接送上下学的小孙女。他舍不得我们,我们也舍不得他,我的姑父。

我的姑父没有熬过那个寒冬,没有等到第二年的春暖花开。姑父,清明节到了,我好想你!

## 清明又至念亲恩

□ 陈南珍

我们小时候是必须要帮撑着家里做点力所能及的家活或者农活的。五年级暑假,我接到父亲给我的任务:每天割10斤鱼草、拾10斤牛粪、打10斤猪草,合起来不得少于30斤。奶奶就笑着说“南珍,你干脆改名叫陈三十算了”。我苦笑无语。

有次我刚到家,奶奶拉着我的手就往厨房走,就在地拉上我手的那一刻,伤口还清晰可见。奶奶才发现我那割草割伤的手,伤口还清晰可见。奶奶对着伤口吹了一口气,轻轻地抚摸着,责怪我为什么不告诉她,那样她可以替我向父亲请假休息两天。我能深深地感受到奶奶的心疼,远远超过我伤口本身的疼痛。进了厨房,奶奶从橱柜顶拿出一个煮好的鸡蛋,那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鸡蛋。

清楚地记得第一天交货,我神气地将一筐猪草一篓鱼草一担牛粪一字儿排开,接受奶奶的督查。谁知除了牛粪刚好达标,其他两项严重缺斤少两,神气一扫而光,心里忐忑不安。奶奶却说:“没事,我今天菜园锄草的时候帮你割了些鱼草和猪草呢,你去拿过来放在一起吧。”果不然,天黑父亲回家就问我今天任务完成得怎么样,奶奶抢先说着:“陈三十的猪草、鱼草、牛粪我都过了秤的,都超过10斤,牛粪已经倒在鱼塘了”。父亲看了看满满的两筐猪草和鱼草,笑着说:“这个陈三十是名副其实的陈三十”。我听后脸却是火辣辣的,不敢正视父亲。从那以后,家里人都跟着奶奶叫我“陈三十”。从那以后,奶奶去田间地头,总是挎着一个大竹筐!

以后每逢父亲问我任务完成情况,奶奶总是抢先回答,而答案永远都是:陈三十今天任务完

成了的。我也习惯了奶奶的包庇和帮助,奶奶一声声“陈三十、陈三十”的呼喊,让我倍感亲切和亲昵,那个暑假,我们一家人仿佛忘记了我真名的存在!

而每个傍晚时分,不管我是在水沟边割草,还是在田埂边打猪草,我总是第一个挎起竹筐往家赶,把小伙伴们远远地抛在身后,我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回家,奶奶站在门口急切张望焦急等待的神情,是我和太阳赛跑的动力。等我气喘吁吁赶回家,我走出了满头大汗,而那一只筐猪草跟着我走成了蓬蓬松松,披头散发!奶奶呢,只要看到我准时到家,一脸焦急顿时满脸生花!现在每每想起这个画面,不由得静静地笑,继而偷偷地哭。

第二年我考上了县一初中中,或许父亲觉得我是读书的料,暑假再也没有交给我“三十”任务。我的奶奶就在那年冬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从此,“陈三十”再也没被家人叫过,我又回到了“陈南珍”,而我的快乐童年因为奶奶的离世戛然而止。

贫穷贫困的童年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,其实是一种常态,更是一种力量,是宛如小草努力钻出土壤从而生发勃勃生机的力量。而我们身上因为干农活不小心留下的两三个伤疤,如生命的勋章烙印在身体的某个部位,或深或浅,或大或小,警醒着我们牢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应倍加珍惜。而亲情给予我的爱,如冬日灿烂的阳光,如春日拂面的微风,丝丝缕缕都是温暖。

又是一年清明,今天我再次跪在奶奶的坟前,细雨霏霏,点点寒意,眼泪逃离了眼眶。

### 我们的节日

## 茉莉花开寄相思

□ 程以龙

妻子走了,她是忍着病痛的折磨,带着许多的不舍、遗憾与爱离我而去的。临别前,她没有留下只语片言,唯一留下的是廊道上她亲手栽种的那一钵茉莉花,让我睹物思人,沉浸在无尽的哀痛之中……

那年,妻子从菜场买菜回来,右手上拿着一根拇指粗的树苗,树皮有点青色,枝丫有几片绿叶。我把半袋泥土倒在廊道上,搬来花钵和妻子一起挖土、种花,耗费1小时,总算把花树栽种得像盆景一样漂亮。我忍不住打趣妻子,说她比伺候儿子孙子还要有耐心,她娇嗔一笑:“这就是我的子孙。”

此后,妻子乐此不疲地坚持天天浇水、除草、整枝、松土,茉莉花终于开始孕育花苞。含苞期间,那迷人的清香,引来无数人驻足观赏。

那天早上,妻子打开窗子,一股茉莉花的香气扑鼻而来,她高兴地对我说:“你不是喜欢写写画画吗?你就写写茉莉花吧。”当晚,我信心满满地铺开稿子,欣然写道:“茉莉花不仅芳香扑鼻,而且又好我活……茉莉花虽然没有牡丹的富丽,杜鹃的鲜艳,兰花的金贵,但她的洁白无瑕、清新淡雅为我们的廊道平添了几分君子之风。”

可惜,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。去年,正值茉莉花盛开的季节,妻子因肝功能衰竭永远地走了。谁也没有想到,廊道上的那一朵朵素净洁白的茉莉花,却成了我的寄托哀思之花。

妻子入土为安后,我孤零零地站在她的坟头。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37个年轮,虽然在前行的路上有坎坷、有风雨,但我们仍然期待在相互信任,彼此包容下一起修完人生的路。在我们共同生活的13320多个日日夜夜中,我们恩爱如初,她劝我改改自己的脾气,我劝她过个日子不要与别人攀比,她又劝我不要把钱看得太重,我们彼此都期望平平安安过好这一辈子。谁知,我们就这样阴阳两隔,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,那么让我难以接受。

忽然有一天,我发现一群蝴蝶围着花钵飞来舞去。一阵风吹来,仅有一只白色的蝴蝶老停留在树枝上,一动不动。风停之后,我见那只白蝴蝶在绿叶上嗅了嗅,开始起飞盘旋,转了一圈,白蝴蝶似乎有一种依依不舍,竟大胆地歇在我的肩膀上,我一转身,白蝴蝶扑腾一下,居然从门缝飞进了家门。接下来,我又发现白蝴蝶先飞进房屋,接着飞回客厅,停留在电视机上,然后又飞到厨房,扑闪几下后,直飞门外,我目送它飞往小区的林丛……

当晚,我把白天发生的怪事告诉女儿:“你妈今天化成蝴蝶回来了。”女儿吃惊地望着我,顿时泪眼婆娑。于是,我与女儿商量说:“我们干脆将那钵茉莉花移栽到她的坟头上去,免得她惦记。”女儿仍然沉默无语。

时隔不久,我又梦见妻子头插茉莉花,正手拿铲子在给茉莉花树松土,她那小巧的身躯、耐看的脸庞,亦真亦幻。惊醒之后,我披衣下床来到廊道上,凝视着那钵茉莉花久久发呆。一阵夜风袭来,我是多么渴望再次回到梦里看清她的笑容。此情此景,多像苏轼的《江城子》: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……”

清明将至,我携女儿和孙子,带上妻子的那棵茉莉花来到她的坟头。解开树兜捆绑的草绳后,我也学着她当年栽种时的一招一式,用手一捧一捧将泥土填满树坑,又用力攥紧树干周围的泥土。这时,孙子也提来半桶清水,女儿一边浇水,一边流泪说:“妈,您在天堂再也不会受病痛的折磨药物的伤害了,请您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吧!”

临别时,我忍不住哽咽,等茉莉花开的时候,我再来看你。

## 又是一年清明雨

□ 杨义芳

本是艳阳春  
但清明总是与雨相伴  
还有凄冷的风  
吹来悲伤的思念

又是一年清明雨  
密密地斜织着  
人间和天堂的情丝

献花 祭拜 叩首  
一闪一灭的香火  
仿佛又看见你的音容

安眠的坟冢  
淹没在我的泪雨  
是忆 是爱  
也是心中那盏永不灭的明灯

## 用墓碑作曲

□ 罗旭初

鸟鸣告诉我  
用墓碑作曲,以风声填词  
清明,我听见父亲的旋律

风声轻轻吹过  
带走了尘埃,留下了记忆  
那旋律在空气中飘荡

时间也没有刻度  
鸟鸣依旧,墓碑依旧  
袒露的日子,风声也重了  
心里清明  
让我看到了每一朵花  
都诉说着生命的故事

## 滴落在异乡的泪

□ 刘斐

这雨从杜牧时代就开始下着  
敲打着即将盛开的夏季  
这一路  
人们怀念的不仅仅是故人  
还有自己丢失的青春

就这样的雨  
不停地下着

将四季来回折腾  
就是让人们祭奠那些  
逝去的背影和笑容

清明,我的泪  
滴落成思念故人的诗行  
在异乡,我把纯真  
溶解在山野里

## 怀念与追忆

□ 宋国华

父亲,你走的这一年里  
我几乎不敢提笔  
怕写着写着,写不下去时  
就习惯去拨通你的电话求指教  
因为没有你参与修改的诗  
它不再灵动

我常虚妄,倘若上帝

因不满你对家的不辞而别  
特令你探家一回  
知尘世的告别  
不知你会对儿女和老伴  
有着怎样的囑咐和叮咛  
爱写作的你  
又会写出一篇怎样的祭文  
作为自己的绝唱